

煙霞萬古樓文集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三

秀水王曇仲瞿氏

一名良士

與盧抱經先生論公穀書

讀屈原離騷以爲狂人毀仲舒公羊而遭鬼誣若賤子者郭泰
靴聲不聞吉莫陳奇論語久付薪樵荒經蔑古非一日矣昨承
示公羊辨說所謂得館陶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也先生
以飲酒之謫仙作講經之博士賤子不枕孟喜之膝亦豈食皇
侃之唾哉至後附穀氏數條所謂鐸椒之解不足許瑕邱之說
不足取歟元魏之末儒者繼起北史謂其於公穀二傳諸儒多
不厝懷先生何不食大官饌而賣餅耶

此書前後一千餘字篋中僅存此數語

報工侍吳先生書

尼山門下養徒三千太史奏來賢人五百昨先生示書謂手放
入榜獨心國士此孔融之昵禍衡謝鯤之泣衛玠非門生之福
也盧植學於馬融而不得窺後列之女樂彭宣學於張禹而不
得聞後堂之管絃俱無師恩皆登儒傳先生獨不記迦葉升座
阿難夜悲南能傳衣秀師擲鉢乎前謁邸第見闔者屏某門生
於門外而延疊於後堂擲粥則感郭泰之仁枕膝則彰孟喜之
過樊儵弟子皆是公卿鄭元門人誰非國器而使見愛者爲處
囊之錐見不愛者出公超之市曾子之門豈無吳起荀卿之徒
或有李斯則他日拂衣之惡割席之怨非教疊兄事子產弟畜
灌夫之盛意也登劉備於上牀勢必揖張憑於下座六月河間
奉書謂丁寬何以東歸楊時何以南去疊之東歸東中丞之招

南去蘇方伯太守之聘也。今之幕僚古之徵辟無宣明之面而居青油之安有僧孺之賢而容樊川之狂十倍於長安索米中書伴食矣。前歲同門王以錡榜發

上皇帝命御前進卷

另選一榜而先生呈勘落卷。墨在第一非東臯師闔門待罪伯相公伏蒲請

恩則當日張文朱武魏玉孔金一時黜落

科場異聞。墨爲詭遇此力辭別榜之中書而不願也。羊長和不遑被馬帖騎潛逃。阮光祿已走方山追之不及。古之畏影今之救寒乎。墨聞羊綬佳士不登謝公之門。楊濟駿人畏入當陽之座。而今愛士者纔一聞黃憲於人言卽力拔孟嘉於座。次十金之雉而以爲鳴鳳也。楚王賓之矣。蒙童之鶴而以爲能舞也。羊公譽之矣。究而言之郭子元懸河瀉水語議無窮。衛洗馬噉杵搗齏膏盲有病。墨之炫耀自貽。感爾西國之遊見柱國止車門

外置狂生第四車中此何平叔熱湯汗面之時王文度手版倒持之日若非顏回一座先聞仁祖其名何致西堂百人惟問伏滔何在耶太史公曰世言蘇秦異異事多附蘇秦班孟堅亦曰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不知語許元度於曲室之中才情自別進張孝廉於撫軍之座名理全無先生以殷浩手巾拭謝郎面汗丞相有帳中之客參軍非入幕之賓也庾征西料事方皇豈暇消停盛暑何驃騎文書不暇焉能應對元言七月從東撫軍至歷下魯婦人墜而哭者二千家檀鄉青憤之賊戰於鄖陽氏根白雀之妖鑒於來鳳此范史氏所謂獷賊橫行正皇甫嵩朱勗投袂之時陶謙梁衍獻規之日討匈奴以自贖出都亭而待罪毀鬬子文一令尹之家立槐里侯蓋一世之業散折像之財空糜竺之富揮黃金如佛汗以犒軍出美人若宮衣以賞

士韋丹貨宅魯肅賣田破波才禽彭脫谷靜山空讓功驕將冠
鐵負鎖歸命司敗然後書牘背而乞恩止畫室以俟命使今日
稱郭况家爲金穴他日不作劉宏論爲錢愚策之上也鄭塢不
能藏畢世之金鐵門不足守燕陲之穀潰塲雖痛勝於內食畱
香不賜豈能愛臍如此而竇憲之罪晚蓋於雞鹿班史之功亦
銘鼎於燕然此董崇之策而寇恂可以自全孫鑠之謀而石苞
可以無禍不然鄧氏鑄山豈無一簪王衍畱車亦難三窟策之
下也藥味嘗卑藥言獻貴塗麻油掌上豫見吉凶聽浮圖鈴聲
先知禍福所以佛圖澄遊諸石之間視同鷗鳥竺法深入簡文
之座看若蓬門先生愛一狂狷士而欲成其未有之功名豈不
愛一大柱國而保終其百年之富貴哉先生之言又曰

帝堯九十而倦勤則大夫七十而致仕此先生以經典析疑弟

子敢以史策問難。宋史司馬光王陶皆以五十求散地。呂誨五十有入范鎮。六十有三歐陽修。六十有五富弼。六十有八皆不至七十致仕。而時愛大臣者。鷗鳥之賦。陳振所獻。赤松之詩。魏仲所贊。圖五湖而恭公納節。咏生辰而持國歸休。雖少年之言莫聽。實退位之佛可做。蕭嵩從容之言。莊敏止足之謂。王晉平山資已足。羊叔子盛滿爲憂。良史嘉之。至若田豫七十纔畱賢路。崔咸門生忽贊退休。比夜行於鐘漏。恐描畫於後生。又稍晚矣。褚淵中書而在期頤之後。周侯末歲而歎鳳德之衰。此周易甘臨之憂。係遯之疾也。先生倚馬萬言。全牛一目。召元武司馬班固。敕南宮東觀。曹褒數十年矣。張載文章遠鑄。劔閣劉寬侍講久在華光。以今比古。李元禮天下龍門。是非名教。庾子躬城西公府名士。門庭大江以南。一人而已。爲疎廣則祖道都門爲

賀監則鑑湖一曲豈徒南山之巖淞水之鱸哉。墨譽比方于狂
非陳亮有五千卷崔儵之書無三十乘張華之博上馬殺賊下
馬草露布是所好也。左手操龍右手執馬尾非其時矣。是以匹
練吳門吹簫吳市豈不欲抗禮將軍長揖丞相一箇餌拜都尉
五斗酒得涼州所謂應龍以屈申爲神鳳凰以嘉鳴爲瑞虞翻
不能避糜將軍之船而能避糜將軍之門也。太山之雷穿石積
燬之火爍金楊匡郭亮天下以爲美談胡廣趙戒千古以爲口
實以是脫雞冠而辭仲尼立虎靴以埃王儉遲先生於機雲二
山之間淞泖兩湖之上。左太冲招隱之詩孫興公遂初之賦徘徊
五夜馳驅一書

工侍師二書

伏讀侍

宴詩先生建燕國延年之杖乘明堂步挽之車

魯恭待詔白虎觀中劉寬侍講華光殿上此三十年侍從之華
千萬禩文人之福竊以楊彪八十而光祿王祥九十而三公竇
熾拜太傅而榮王琨加侍中而壽丹青所記史冊所書輒以爲
不及山濤未如龔勝此前書惓惓爲無隱之獻也山中亦有宰
相宏景何如紫衣亦侍聖人鄴侯可貴與其相國而尊黃老不
若膠西而禮蓋公語曰藥味嘗卑藥言獻貴劉向之所忠也鴻
濤蕩嶽餘波見漂韋忠之所憂也曇年弱冠過中書門下見看
衛玠者如堵牆觀狄青者擁馬足當是時也知王衍必誤天下
豈必山濤識衛瓘不免其身無須杜預特以徙薪無徐福其人
損權無魏相能奏我侍御曹先生以貴主之車不避赤棒霍家

之奴敢闕大夫乃搏蠱而不及蝨披枝而不傷心猶以爲郅都
鷹擊臯陶鷹觸京師所貴先生所知也嗣是而後名藏太室形
圖凌煙譽者謂林甫美相見者謂處仲可人積漸之勢而子魚
大於宮中黃柑美於供御杉齋侔於延昌花石侈於艮嶽王涯
井飲寶玉真珠劉惔靈光淫聲艷妾請考功地以益田蚡乞肥
牛田以富張禹方鎮必賂廷朗貢獻先輸梁門地衣媚侂胄炬
燭獻申王練布千端一時增價蒲葵五萬頃刻生風尚無王導
震主之威故無石慶反室之詔而俛眉承睫之士乞兒向火之
輩爲大參拂鬚與太尉濯足吮總管之馬膿嗅相公之靴鼻手
捧溺器口承唾壺幾乎恩府恩父搢笏開籠願相公百二十
歲矣幸而班固傅毅之流未充幕府禹錫宗元之士未立權門
屈已不過呂諲傾身僅有徐紇頌功尚無張竦懷刺惟見崔暹

及王銍兼二十餘使國忠領四十餘職於是范溫蘇過盡是通家丁北巖南無非孝子或畫日獻筆或賣鼎呈辭或一斛而得涼州或萬緡而改宣歙或尚書由竇或御史呈身師旦獻妻程松納妾媚史王不殊鷹犬諂安石無異家奴至於今日而祝欽明踞地搖頭五經掃地楊子雲周公以來無若安漢之懿已北史盧祖詢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士開門已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竝列今者沈約之流多於老鼠元稹之類不少蒼蠅昏夜而參丙吉臥內而見文場續命之物黃龍之湯見幾者以爲與受和疑之衣鉢不若不識和安之北斗也指楊右相爲冰山識張昌宗如海市桓公之裘企生不感孟德之財良家豈汚而欲以屈駘奴婢之室爲孫宏招賢之館且欲以曹公自家之金鑄呂布將軍之印乎以匡衡入史高之幕經生羞談以崔駰爲

寶。憲。之。寶。白。衣。何。補。曇。擇。澤。求。蹊。披。榛。覓。路。韓。愈。門。生。寧。爲。馬。
勃。梁。冀。席。上。不。貨。牛。黃。日。者。吳。會。棲。遲。長。安。西。笑。所。謂。伯。陽。入。
秦。及。關。三。歎。梁。鴻。適。越。登。嶽。長。謠。也。夫。位。高。者。疾。顛。嗜。厚。者。腊。
毒。視。遠。知。晉。厲。之。亡。舉。趾。識。莫。敖。之。禍。豈。有。鳬。毛。龍。鮓。博。過。張。
華。牛。鐸。勞。薪。識。同。荀。勗。而。不。見。虹。霓。之。雨。色。也。毀。冢。之。說。旣。不。
信。於。鬪。文。折。翼。之。夢。恐。終。應。於。陶。公。誰。爲。鮑。生。之。言。徒。負。召。平。
之。弔。一。亞。父。不。爲。置。箸。百。張。良。不。能。爲。益。世。豈。不。知。陶。桓。公。珍。
奇。寶。貨。富。於。天。家。金。谷。園。玉。色。金。聲。別。於。婦。女。而。猶。愛。香。啞。臍。
惜。指。失。掌。安。知。戴。法。興。之。鑰。匙。不。爲。大。盈。庫。之。寶。藏。乎。來。書。謂。
密。康。必。禍。羊。舌。終。危。謝。晦。將。亡。門。庭。有。藩。籬。之。隔。延。之。不。幸。平。
生。見。富。貴。之。人。先。生。亦。見。其。溺。而。不。救。也。危。而。持。顛。而。扶。孔。子。
所。以。待。季。氏。食。云。食。坐。云。坐。平。公。所。以。事。亥。唐。今。稔。知。其。山。非。

銅陵家非金穴。埒無錢溝地。無黃鐵徒有迴天獨坐之名。迄無
四貴五侯之實。此梁商薤露之歌。酒闌上巳。孟嘗雍門之琴遊
童牧豎矣。呂种豫禍。纔知馬援神人。奴輩利我。始信石崇東市。
竊聞胥靡之人。登高不懼。彭祖之慎。觀井爲憂。是以稱疾。實威
急。歸田里。棄官。褚熒避地。幽州。裴潛識者。去劉表而不依。許邵
歸乎。見陶謙而早捨。前書未盡。望馬吳門。何日見歸雲之慶也。
起居萬福

工侍師三書

示書謂暨艷盛明臧否陸子璋戒其必傾張溫清濁太分諸葛公知其有禍此馬文淵之教子姪惡國武子之招人過也曩聞翟威壞陂天帝亦怒桓譚鼓琴宋宏不樂昔者周章以太守親寶憲爲憂袁宏以伏滔在桓府爲辱今高幹旣無雄才鄧騭豈能好士此楊駿辟王彰而不就張華聘韋忠而終逃也陳咸受父命不從駱統辭母面不顧有自來乎田寶居中廉藺處外而泄泄者以景升木偶子陽俑人當公鼎之重居在人之右蒺藜失據鳩毒爲甘遊其門者非溫太真謬敬王敦詐交錢鳳卽周尚書陽爲姦毀陰取封侯爲之危矣楊炎爲元載復仇盧杞與劉宴報怨將無有賣丁大全之直聲試陳宜中之反覆者明日發寶參之贓必有敬輿他年斲林甫之棺誰爲李泌耶聽三言

者成虎指千夫者無病而况爭棋已禍伏西鐘穿堙已覺成東市豈霍禹之闕將斧斬而王伾之門猶羹沸乎聞之出處在於機先去就決於事始聽洛鐘而知銅山之將崩聞馬嘶而識主將之必墮是以羊欣自疎於桓元蒯欽自疎於楊駿刁約用事而荀邃疎之義康用事而江湛疎之先生以晏嬰之望阮籍之曠陸機非好遊權門杜預豈喜事朝貴彼將師鄭元以重諸侯交張華以光董灼班固燕然之銘馬融西第之頌務觀南國之記潘勗錫命之辭先生皆無有也而猶恐盧仝終累於王涯令狐或傷於元稹者嵇叔夜之形交未絕鄭當時之請謝難辭爾中台圯而彼不知第門壞而彼不悟朝夕之間一節入其北軍飄風失其儀蓋國家棄寶憲不如孤豚刺袁盎何須十客卽不然而長平故人移於冠軍魏其客士歸於武安欲回王雅之

車思散翟公之雀呼吸變遷矣先生知處仲非忠臣識安石誤天下惡絳灌無文懲博望不學亦嘗笑晏颺管輅與臬下人語也今日之勢爲禽息則憂國而爭爲廣德則止車而血列癡相之罪視獨坐之權使范雎一言而穰侯兄弟皆廢石顯一徙而充宗黨友皆安則一簡之紙百世之史也然後借荊州之布帆

飲秋風之薺菜辭司馬光洛下耆英爲白樂天香山九老

時蘇郡建白公

祠錢辛相宮詹家蘭泉司寇趙雲松觀察陳東浦方伯王夢樓侍講諸公皆蓮先生歸爲九老會

祁原曰公臣不事冢宰君在

不奉世子況當此

日月重輪之世而不爲朝陽一鳳之

鳴乎趙昌調佞敢害鄭崇張禹帝師豈畏王鳳必有助先生而攀朱雲之檻者上

聖主賢臣之頌王褒釋牖而來讀忠臣

義士之書尹勲投編而歎一疏待漏馳念寢興

上都憲師四書

先歲二書而蒙獎答一書不報寒暑憂思昨閤邸寄知先生晉
升總憲喜極無眠以伯驛爲耳目之官以君牙爲股肱之寄露
章請劒去佞拔山黜嚴相之一樓除秦門之十客在此時矣霍
雲家倉卒之上客頭焦邸君章奏書之時狂人膽落夫權傾
天下不疑功蓋天下不忌侈窮人欲不貶郭汾陽可以當之儀
禮比於蕭何封邑比於鄧禹賞賜比於霍光梁伯卓非其人也
今者賜步挽以寵尉借明光而避暑珥貂插筆決奏於休源之
前南面黃綸畫敕於龍駒之手侯安都供帳稱觴韓侂冑假筆
升黜見一斑矣驚先趨則誤拜江都着黃衣則醉呼萬歲凡諸
故事略在今聞而且林甫恐對策言姦尚書覆試元載禁百司
奏事先白長官前者鮮于討南詔大敗國忠署其戰功劉法爲

夏人窮追童貫。隱以捷報。今復使王衍營三窟之計。弟非敦戎命。謝元督淮上之軍。人皆巷議姻戚。若樊靡卿之父子。寶廣國之弟兄。有幾人哉。褚裒國戚。猶讓大權於會稽王。蘊封侯。能避恩澤而不拜。今則受爵天朝。拜恩私第。雖無荊州十郡。女壻寶用。謝安一半。門生入捷徑者。指爲終南至昇門者。此中輻湊。蔡義可制。居然霍光。關播不言。儼然盧杞。運掌而賤吏富。於季孫咳唾而爛羊貴。爲郎將。服食次於尚方園林。侔於暑殿膳夫庖人。繡衣錦袴。珠襦玉柙。秘器東園。總其欸迹。具在前書。以今喻古。所謂毛髮灑於奉冊。芒刺生於駢乘。在此時也。而又有猩猩死。酒蚩蚩。負驢寧烹五鼎。甘臭萬年者。爲之羽友哉。都憲爲漢御史大夫三公之貴。居丞相之次。在將軍之右。非梅福上書申屠對策。可以比擬也。先生乘徐樂瓦解土崩之勢。爲賈誼流涕。

痛哭之奏捧

日天門徒薪曲突或不至然臍漆首殉以廚

車亦不致鵠喜蛇迎罪干虎睡

兩宮有入議之恩九卿

有十宥之法爲昭平豫贖死罪使曹爽不失富翁爾朱綏其

牛刀寬宇文遲其玉珽則先生厝朝事於太山之安存丞相

於贖背之上矣我國朝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參奏大學

士明珠七款早申一疏夕

命三褫載在

典章藏

諸成史昔者漢宣帝知霍氏不善早在民間唐代宗收

元載端目盡出禁中而況我

今皇上日月離明雷霆震出

及今不劾而先生嘉謨嘉猶贖官贖位一朝蕩然矣夫事之急

者不能緩言心之忠者不能諛聲高彪覆刺而投書迫也劉陶

驛馬而上便宜激也曇糟柏書生都養弟子以枕膝感孟喜之

恩故發被露楊軻之醜亦知廉頗當失勢之時故爲潘尼作安

身之論。倘引嚴郢以發楊炎。假庾準以傾劉晏。則非先生仁者
之用心。而事亦緩矣。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
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若彼相居累卵之地。而尚圖太山之樂。
爲朝露之行。而猶思傳世之功。則請先生以是書上之。彼相身
當披鎖甘服上刑。述王雅之生平。書生膽大題曹公之活字。相
國門寬。

與兵侍周石芳先生書

西園謁別承以尚書尺牘介交淮南鹽樞又承以細生出處譽薦河隄水工良士陽鳥戀南塗馬知水緣是未稅邗江先遵睢上八月二十五日見松圃尚書於河澣行臺時也田蚡視水延年之策太多汲黯治河淮南之病不減命寓河干恭候章下九月八日伏聆 諭旨不準人員納草投効相如慕黃霸一郎之貲未籌買臣學西施半肩之薪莫負餐珠析桂遐想龍門背坂面隍積傷蟻慮罄十九年袁宏土窖之情叙五十歲孟郊無官之故初良士之待詔公車也不欲碎胡琴於都市者欲爲端人不忍彈鬱輪於主家者畏非佳士是以麒麟寧縻身於魯經渥注不自媒於漢殿語曰相馬以與觀臣以主此良士始入京師逡巡趨趨於時相之門者豈期埽門魏勃未見曹參懷刺

禍衡已達。黃祖嘉慶四年以師門芥蒂之嫌。車後塵囊之垢。錯書舉燭誤點。飛蠅遂轟薦福之碑。忽破太初之柱。當時也腐鼠飛鳶欲亡。虞氏箠篋漆匣。幾殺王彪。都察院都憲吳師晏嬰民望。荀爽人師不先。淞水之鱸致拔。仲尼之樹良士。梁鴻適越。早到蘇州。劉超閉門絕無賓客。當日之畏影匿迹。救寒止謗。江南人士之所哀憐者已。辛酉壬戌復以靜菴少詹之知先生賞愛之酷。更生之傳。虞監手抄會稽之碑。范雲背誦。幾使劉歆忌口。醬瓿莫覆。寶融飛書洛陽傳寫矣。無如昭君面醜。不勝劉白之圖墨翟書多。未免弦唐之怪。此東坡典貢舉而李廌無名。永叔修五書而韓通無傳者也。李白曰。千鈞之弩。每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冠一免而貢禹不彈門。一杜而汜鵬不出。是以吹簫歸去。仍居胥相之城。廡下春來終守。

要離之墓。妾非彩鸞。寫唐韻而賣錢婦。是唐寅買丹青而換米。擬以爲荀曇。禁錮不過終身。王通著書。老於河汾。可也。何圖李衡種橘。有賢妻竊笑之時。劉凝隱居。無夫婦遊山之福。一雌忽飛。五倫遂絕於。是逢萌。迷路不識東西。羊曇西州。無非痛哭。此戊辰辛未以來。挈子拋家。重蹈燒龍舊路也。昔有勸李賀必舉進士者。而李賀不從。亦有勸桑維翰無舉進士者。而維翰不聽。良士左思。溷上歲歲三篇。袁虎馬前。年年七紙。蓋蘇季十上不。行實。陽嶠八科。皆中也。考漢郡國舉士。皆取少年能報恩者。良士四十五歲矣。尚能夢中咒柱乎。馮唐九十忽舉。賢良唐都百歲。居然待詔。未必然也。舊年都下。讀先生山西程式諸刻。人則郝隆滿奮盡。是高才文。則橘柚櫝梨。無非美物。加以攀安提萬說。項推袁幾。幾乎曾凱下第。欲爲釘足。稱冤王褒。愛才竟與門。

生擔飯矣。良士胸中柴棘大半是。國家經濟之書夢裡江湖
小試亦治世農桑之具無。奈何。柏耆杖策不會遇裴度。於淮西馬
周年華不忍諂。常何於幕府觀黃河積石之難。思睢水囊沙之
計。乃復逍遙河上。徒賦清人。黎陽亭邊空歌瓠子。是又詭遇不
得。驂王良之轡。異途不能呈卜式之身。良有然也。凍蠅不翼沖
天之飛。焦堯不救夸父之蹶。仍歸舊隱。有地蒔花。欲上揚州無
錢。跨鶴祇申忉怛。馳念安和不宣。

煙霞萬古樓文集卷四

秀水王曇仲瞿氏

夏格

總統閩浙水師浙江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神道碑

當嘉慶十一年五月公北汕失利之後漁山受傷以前某以臆
蕩山遊謁公於雙崑之泊別公公哭指酒尊而誓曰子知老夫
之在水師乎蓄憂者喪心急死者喪勇事成勿議則劉向不必
爭。陳湯之功。致死若寃。則李翰必爲我上。張巡之狀。逾月某以
遊輿道松門路人藉藉謂公已入鹵水犯霧露遍手搏披六創
漂舟蛟門吏民荒荒不知公之存亡死活也某笑曰將軍死矣
全名爲上全軍次之全身又次之今而後將軍之屬爲神將軍
之卒爲靈將軍之寇殲將軍之海平矣又逾月渡浙見邸報知
閩大吏誣公逃寇陷公以必死後先一日浙中丞以公負重傷

入告二章交上 詔復公翎頂於是浙百姓呼天而謝曰

皇帝聖明見萬里外將軍生矣嗣後剿東湧擊粵洋之大星攻
浮鷹禽斬殺獲又數十死戰惟聞大吏之露布是聽遂以戊辰
十二月二十五日黑水洋之戰日奉四檄逆風攻牽薨於礮窰
之日常州洪亮吉爲公墓誌叙公爵里戰績 旌功堂贈之典
詳且悉某讀而慟之慟史官於公未知也乃目實事耳敗狀心
公死志將爲官紳將吏擬文以表之阡曰 朝廷以浙閩鎮協
之不總率也故授公爲統帥以州郡軍火之急供也故許公
以專調前制府郡王之檄後巡撫阮公之奏莫不聽公便宜假
公號令後之節度我公者亦第如謝安圍碁助阿元破勢寇公
飲博慰真宗怯心搜南塘察舫下逃人登首級受國淵實數急
則嚴助之救東甌斬一司馬緩則法雄之追海賊降五梁冠而

且遲以孫武五間之謀柔以臧宮緩賊之計如是而公以路博
德之樓船馬仙琕之生死擒龜出水誘虎登山招鳥入懷縱魚
去壑戈船下瀨畏其麾橫海伏波受其令如蛇首尾若手左右
兵法所謂無地無天獨來獨往者賊不活公不死也公之死蔡
牽以三舟橫島距公洋半更耳先日寇蹙窮門魂遊天竈一山
當背四壁皆天出下策不過生降動長圍便成死地公因山爲
壘以逸待勞避不周一夜之風了傳首藁街之事姑爲張步開
一面圍者約楊么當八日擒耳何圖事敗垂成功隳熟計闕督
以龍駒畫敕之華飛金牌十道之書以辛毘軍門之威爲臺使
封刀之嚇日不三竿檄凡四下謂公今日不戰則胡建先斬監
軍謂賊今日不禽則莊賈必殊大將夫伏波非西域賈胡豈肯
壺頭不進况朱蒙非河伯外甥焉能魚驚成橋勸公者謂詔書

尙可封還臺教豈容中制扇非諸葛何地祭風術少藥巴無人
 嘆火彼以大海爲瀆淵我以將軍爲孤注乎公斫舷怒曰此爲
 生賣布不如死走達矣於是溫序銜鬚章邯畏口夔牛三震海
 水皆飛蜚弧一麾天風盡黑悉呂蒙鱣鯨精兵斷黃祖柁櫓大
 繼露橈冒突盡去長繩攢柱枋箴力揮大斧約以孫權箭滿船
 平之時各爲留瓚披髮叫天之戰環槍務蔡蔡必速飛即機搏
 人人皆著翅公猶千牛備身七賢扞刃雖糜芳船上人多有許
 褚馬鞍藏蓋一鈎忽接彼槩齊摧兩艫方交我兵皆上當羊鯁
 抽稍出艫之時正侯景透水無逃之際蔡牽鬪樓而窺踊楫以
 俟望典韋五步之戟將到持陸遜一茅之火而死矣而牽之奴
 林小狗者陣門鼓蓋偷識高昂軍中白衣遙知仁貴觀博浪狙
 中刷車畱阿奴火攻下策桅樓出藥窗眼藏槍公不知天狗墮

地之一聲。有大火。心星之一落也。誰實使之。誰實死之。非仲長統所謂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乎。初閩督之官。公醺酒歡間。公後退。斯公而笑曰。知古所謂兜鍪無勲。貂蟬足貴乎。母寡王之頭。能假至飛將軍之侯。必真得矣。名將躡敵神巫。追魂耳。君何不以露布書告黃巢。授首我能以崑崙舶助魏收奇貨也。如是達旦。公大怒曰。于清端之捉賊姚靖海之用兵。長庚所知也。皇上所以稱鉅鹿李齊。每飯不忘者。天也。所以使買臣治軍。東越欲度。尚掃平南海也。命以元謨。刺史軍事。則虛張戰簿罪也。命以褚蘿都督水軍。則餓絞入口。命也。公阿利樓船。宜其畏水。我安成齋舫。不畏遭風。今日李廣生劾以失道可也。他日李敢死。諱以鹿觸可也。長庚身出驍游。止披衫甲。大府躬居常伯。已戴貂蟬。謂賀拔岳不讀兵書。卽馬季長不闕忠經。乎公何其以。

鄧騭之肉塞李充之口。推几而出密以語客。客諫曰。將軍誤矣。華登不死而假。裴華登之首則揚。徽之徒勝矣。林卿不斬而借懸。林卿之頭則建。鼓之人無矣。朝廷六合爲家。九竅爲囿。燭龍綬照。誰非蒼水。元夷岳瀆。窮搜盡是天吳。水魃將軍以旱魃應。龍之師收。鴟脾桓胡之卒。能包化內。淮渦亦是水神。不察淵中罔象。亦爲寶藏。客以爲蚩尤有搖尾之樂。其工必無觸頭之怒。自見閩浙用師以來。馘高熊耳。兵白人鬚。牛羊亦大。漢畜生魚鼈亦上天。赤子將軍思劉安。間忌何以不降。南海之王高帝。良平何以不擊。橫來之島。非以楚購。伍員而伍員。讐深漢求季布。而季布名大乎。將軍知汪直。徐海之力。勦爲有明。姦究抑知朱清。張瑄之不力。勦爲有元。功臣則奏而降之可也。不然如蔡牽者。禺臚海宅。滯梁舟居。季漢之張伯路。非殘晉之徐道覆也。

軍中張燕聽其冲飛河上孫恩憑其水化若將軍必欲函盧循
七首焚大雷千舟掃空鳥獸之門涸出鼃鼃之宅海非蒲類功
不雲臺備少千刀沙長萬里入居風無功之中恃紙船稍工之
險一旦張仵風鳶不通書紙管寧神火不照將軍睢陽之力已
盡青蠅之矢積階王濬爭風石頭不利匡衡內訌司隸下章容
恐李息之畏張湯今日始也公曰客亦云然乎虎飛食肉豹死
留皮長庚與蔡牽同日死不與蔡牽同天生矣鹿耳門之圍遂
有譖公爲北汕縱走蔡牽者曰賊之鹿耳沈舟窮寇也龍頭絕
港死地也李某以江龍上流全軍守濡須藏舟小鴨障官軍耳
目之明活賊人肝臟之裏在坎下已圍成十面卽落水亦不失
三公不以此時掃赤壁膏油薪火之兵爲覆舟麾折幡沈之戰
升活人以示攻具謀死間以誑降書而乃捧土填津允泥塞谷

五條鐵索空鎖巫山七日。李牛遙觀天漢使蔡牽鑿破函門。呼開蹕路。潛播水底之鈴。響徹城門之網。鐵鹿無聲。油船竟渡。謂非縱歟。不知銀刀代將者。客兵也。黃金行間者。陰謀也。劉文叔之燒王郎私書者。安反側也。張世傑之辨香籙天者。乘颶風也。蔡牽先以銀錢四百餘萬。遍聚臺灣公園中。半是閩兵。部內無多。浙將從田橫海島者五百人入廣州城門者三十萬。上有桓閔被賤之刺史。下卽有天雄魏博之驕兵。雖不殺。蓋長史爲負天已。蔑視漸上軍如兒戲。而公猶老罷臥道。白棒無前矢。中酒尊淮陵不動者。所恃一船尺藉。猶魏尙家人之子。兩廂孤兒。皆德威父子之軍也。又數十餘日。李遣嬰童踏小舟。遞公一札。學日本致書作匈奴謾罵遺馬懿巾幘內。已藏許貢之刀。奉高乾布囊外。已結柏人之壁。公收梁罪狀。燒其獄辭。獲宋狂狡殺之。

滅口荷離臥而甚酣。子反飲而大醉。當其時四面楚歌。不驚項羽。而一枹纘酒氣死。吳規矣。公乃撞破酒鍾。陣開旗鼓。率董襲五樓船爲郭伋。一士鬪無如東。北圍成。方擒朱泚。西南風起。忽助侯瑱呼餘皇。而長鬣無聲。呌倉兕而太公不應。東明之渡。無橋。石頭之舟已遁。公以爲孫處番。蜀之海戰。坐守虛城。而不知田豫成山之水陣已陳。兵空地矣。此趙充國之所謂兵事。百聞不如一見者。乃楊僕之偶失真。真非高皇之不善將將也。漁山之戰。公士變所死。賈復輕鬪。內懼杼投。外憂盃影。乃誓祭三王。白虎之船走丁。昨抱河之陣。集垣護斷。鐵長柯之斧。約韋獻焚。橋灌草之兵。以是年某月。搏蔡牽於舟中。桅煙臥水。帆火烘雲。陸渾之燒海。赤睢水之血天。腥百舟鬼爛。萬刀魚吞。公投不磔石。登不懸布。橫屍一艚。懸命四手。諸葛亮之七禽。七縱。老生常。

談韓昌黎之再接再厲。關雞聯句。呂布拳捷。石勒手毒。丑父傷肱。桓魋腫目。魏犇索胷。林雍鑿足。良夫披髮。華元皤腹。搏人未投。枕尸已哭。公以爲退。原原降。國鼓鼓服。遂乃辦葛榮之長繩。回頭縛虎。牽忽掣董公之手戟。反面當熊。衛侯手援。子犯戈逐中肩。中背志眉。志目及黃蓋之走舸。方來而慶舍之俎。壺中面矣。於時友亮兵驕。難星。空過元規。船小風順。隨漂蛟門之泊。譜公者謂虬髯已入。暹羅陸賈。竟降南越。不知浙撫方以萬金良藥救活。灌夫而閩督急以一紙購章。乞收延壽。豈非彭汜陽之軍中盤腸大戰。張宏洲之靈壁。搖扇清涼乎。當是時也。朝廷宵旰早知。周處無援。大海汪洋。畢竟張良大索。天子不懲。

李邑知將軍何恤。人言更慰孟明。謂勝敗兵家常事。乃還公章。服勉公捷音嗣。是村留海醜。年年魯班圓形。禹將庚辰日。日巫。

虎大戰轟一炮戮蔡牽從子一人。剛幾刀斷蔡牽大桅半段。使此後粵洋之戰黃天蕩稍有濟師。鄱陽湖或逢後至。則蔡牽在南海擒矣。此聖上所以優叙公功。切責粵帥馮將軍之垂翅回溪。方將奮翼。澠池者也。公段頗性剛。趙雲膽大胸藏。伐惡之城頭直弼。公之革寧持銅面不踏金靴。自從事林爽。文平定以後。犯石頭。凶氣指太歲。逆行戰則銚期。攝幘臥則什門。衣虱登門如投稷。蓋入水不著龍工戈來肩受劍。至項承以致周泰。一身皆如刀刻。孤延鬚鬢盡被雷燒。嘗謂郡王福康安曰。長庚破家爲國。惟火藥非私家自有。以故二十餘年。蒙山不問海師。鎮惡船皆自造。素不標異。或商賈白衣。呂蒙之櫓。自搖。或袒裸赤身。陳平之舟。手刺鬪。霹靂萬槍之中。戰魚龍一船之內。公意恬然。賊亦不知爲李將軍也。性樂士卒。泗水則崑奴。投身燒船。

則魯奇應募公之功平安南夷賊擒僞官倫貴利爲最多三盤
轡之戰公樓船旗鼓甚盛夷人見者皆以爲河伯水神敖曹地
虎黃龍高艦楊素江神也颶風助公覆夷船數百殆盡俘斬數
千人公舟無恙夷患遂平蓋自北汕以前已計一百一十七戰
公所至脩學校立義倉讀史慕曹褒葬射聲營棺百數於是鹽
倉山下年年親祭亡魂黃雀樓邊夜夜手埋戰骨好讀書樂靜
坐喜爲詩贈友有諸老定誰先賈誼有司偏不第劉蕡題竹有
偶然誤入簣簪谷錯認軍中十萬夫句皆餘事也夫以公之才
閩越和衷文武秉志如徐幹之助班超杜預之代羊祜早見木
華海賦灑乾烽火之樓道濟長城築出迎州之外何至鑄伏波
金印大字未成製五百斬喪海神先哭豈非使楊大眼馬上行
屍斛律金往來如雁者皆陰子春之洗腳天雄軍之誦經敗之

也。今雖戶帖桓康家畫成慶揆公始志實喪初心此來歛之。揆華抽刀周瑜之背創盡裂者歟。皇上慟公忠誠哀公壯武

蜀中鼓吹迎歸龐德之屍詔告瑯琊高作伏隆之墓謚公忠毅

封公爲壯烈伯養子二長廷駒舉武科早卒以次廷鉦承襲

公諱長庚號超人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彰化縣生員以公貴公以乾隆辛卯進士藍翎備宿衛出爲浙江都司副將擢海壇鎮總兵其初閩也嗚呼盤龍血戰生無父子之兵徐福童男死飼螟蛉之肉聽滕修四丈蝦鬚之說海上誰傳讀梁竦封侯廟食之談望洋長歎昆邪莫泣李廣是天下無雙書生不文王雅亦一身是膽銘曰

張鷟鑿空博望則封將軍而飛死則無功殺身也孝喪師也忠將軍之噫於海爲風經天一星與公同名退天三度賢人下生

天狗墮地。譙譙火聲。將軍心赤。他人膽青。不生。不人。不死。不神。成我者君。殺我者身子。我者親死。我者臣。老子曰。死。孔子曰。仁。海之爲物。居地之外。名之一字。於天爲大。龜鼈蛟龍中有萬怪。心星一火。公不務。蔡封侯。廟食朝廷之德。死則千年。活則六尺。龐德之屍。將軍之骨。哭公之淚。其名曰血。

繼室金氏五雲墓誌銘

夫以情愛為稊。稊瓦鬢者。天神好女。革囊之盛也。以生死為尻。輪蟲臂者。鏤邪。夫婦不祥之金也。予自嫡室朱氏。樨香亡後。浪迹金陵。流連吳會。覓劉延明為壻者。一席常懸與哀。駘它為妻者。數十。未已。或厚貲以女。陳餘或貴家以媒。李益或夫人半老。親書大雅之陰。或侍女憐才。偷讀靈光之賦。金陵大家青衣競誦予得解文字謝道韞雅人。深致卓文君放誕風流。六族訂婚皆同時閨彥予概允之。而心有待也。

會稽金氏系出炎漢。其宗祠在金坂者。奉光武以下諸帝神主。與劉氏不通婚媾。馬明德之但慕竹帛。鄧和熹之惟供紙墨。

以故世世子孫有女德焉。受經書於大家。從祖母受儒經佛典借筆硯為博。

士織錦寫太平五言之頌。迴文書天寶八百之詩。年十三手書予所作

始修則采三氏長女禮羸。字五雲者。為高明最鳴乎伏勝之女。會

傳父書班彪之愛亦傳家史采三氏以予托名揚自悲世外遂

乃索溫嶠之鏡臺解馮京之金帶鄰壘方求佳壻范遠初舉孝

廉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婚於山陰諸葛擇婦徐邈選

壻適相合也以有涯之生賦無家之別辛壬癸甲塗山娶女之

期子午卯酉舉子當梁之歲三夜不會息燭四日而就公車錢

江遂為天河雲間隔於日下予挾柏耆之策寓常何之家淮西

未見裴度京師識為馬周以秦楚蜀三隅林莽交錯建清野之策獷賊橫行書生落第無

可歸也而時諸老先生或以桓開幕府嘉賓才可參軍收本知

兵僧孺索為記室相府薦伯齊而侍御范師亦薦子瞻郡王幕下伴來瀛鄭馬走燕齊木蘭許

我從軍齊河女子以走驃平原將從戎幕碩真亂於睦歎女賊齊王氏起襄陽方熾而計欲南望太賊王襄仙擁眾黔貴

手攜紅線殲彼空精身入朱鷲磴其徵側結李陽之狹拳乞鍾

會之送馬得四馬皆走五百里行有日矣而少微星隕丈人山摧烽火千里

家書萬金驕馬而覘敦壁至大梁而朱仙鎮綴於女賊投鞭而渡長江則五雲金

刀割臂闔土填門以割臂創發三年泣血也既遭父喪又傷妹服以飲

一文姬紙筆真草惟命居喪攻書子文稿詩冊遂有成本亡父賜書流離塗炭矣宋三氏

乞知章之鑑湖葬史公於禹穴坐東郭作松臺辭墓圖而聊城任曉林守

蘇州知羅隱已歸江東恐陸賈遂畱南越指支道林舊巷之門

橋簫史夫妻當居鶴市催回訪雪之船迂我渡江之櫓畱皋亭

而坐梅花上虎山而參大士以孫宏開閣之時為呂蒙延賓之

地賓客下四調絲千指下箸萬錢仿子美滄浪故事買羊求三徑舊

園賈將氏山園捐祀白太傅香火為東浦方伯懷杜蘭地也崑崙懷智善才之琵琶朝雲夜來鸞臺之

婢妾賈胡波斯安民篆刻清河珍珠書畫之舫金管玉簫沙棠

之楫韓英宋昭之閨彥何曾虞棕之飲食膳祖一人廚婢數十

玉杯金盞涼堂燠室五雲以清照詩詞道昇翰墨萬錢買徐熙
 丹青四時時坡公竹石上縹渺而圖春雲宿穹窿而繪曉雪畫
 鄧尉之梅寫司徒之柏獅林之石一洞太湖之水千尺天平而
 白雲上下虎寺而劍池壁仄傲郭李之長技追文唐之故實山
 塘龍舟石湖串月煙波畫船浮家泛宅謝靈運之衣裳器物徐
 君禱之管絃聲色吳中人謂王陽能作黃金疑智瓊必為神女
 也惟時也作寶融露布眾識班彪鎮陶侃武昌人期殷浩皇甫
 嵩黃巾之戰未破波才烏重允軍幕之中急需溫造或薦韓愈
 以行軍蘭泉司寇等或舉馬隆以良將雲督吉將以子改雲以府非蓮
 花院非起草丞相之帳難眠亞夫之壁莫入且李翱不任於陵
 幕僚劉蕡肯為令狐從事乎京師使至將以章京乃閉馮衍之門移居金
 不赴已未禮試橋巷釘門而居寧投揚雄之閣何圖洛陽年少吳公忽而荐賢牀下移居金
 不赴已未禮試橋巷釘門而居

橋巷釘門而居

京師使至將以章京

移居金

姓名王維已通天聽萬誕之雷破柱滕放之雷碎枕愛我者以
籊籊覆庇庾冰惡我者喜霹靂驚翻王導倖雞竿方懸赦書而
五雲猶脫簪待罪永巷

別遷東支巷永撫軍費公意也

則始寓吳門之第四年也雲

歸剡縣子遊登州一船抱越絕之書兩地陟蓬萊之閣一則千

岩萬壑雲門若邪

烏蓬竹筏遍遊越中山水

一則海市蜃樓瀛洲方丈哀我者

謂李白逃名東海且畱釣鼉勉我者謂唐都再入金門何妨待

詔寫真容而寄楚材

寄我邪溪乘筏圖由遼左至登

賦南征而勗庭瑜紹蘭時以書

來韞秀每因詩諫乃辭望仙之門重踏京塵之路楊於陵薦李

程日賦五色空華

辛酉楊靜菴詹事薦中子文時三主司詔為奇才忌者一人不以子名寫榜詹事怒不飯者三日

吳武陵薦

杜牧奇才阿房徒好

壬戌那東蘭洗馬薦中子文十八房傳讀為一座所匿洗馬出抱子而哭

蓋匿姓名於戶

壁之間咸知子慎

子八試人中入黜每文入房典校者皆知子名姓及改名復然亦異事也

逃身命於水土之

下重困康成也

第四試為本師戴先生辦石舫學士遂手抄三場全卷五色紛披出闈而諸作已傳布讀

招方干於寒山

指鑑湖為博士

招隱寒山戒子不仕

五雲居越又二年矣淵明感孺仲之言

與公聽賢妻之語王臨川誓墓終身何仲宏告靈不仕良有以

也吳郡衛街西橋普大夫宅者紅欄架閣青漆泥樓主人曠獨

樂之園尤知襄之室宏景以三層為樓熙載以暮年畜妾肯假

晉卿為西園許借王敦以後閣予以緡錢居而安焉紅鸚傳語

白松來風課綠衣誦秋水之篇教春風習雙聲之字

課僅奴四五人書法時蔡僕工

北宗班昭女誠漸有成書

刪增各家女史合為鴻機圖範冠以班氏七誠

簫統選樓幾歸婦氏

例為妾

劉向欲訓毛詩

踵劉向傳說將并集齊魯韓詩為四家傳

笑馬融徒知女樂

館下寶山生徒以子主講不起

於是管絃絲竹以特進之後堂珮色釵聲為宣文之

絳帳琵琶弟子桃李門生森然成列也新子畏桃花之巷寫六

如詩文之集

雲手寫唐寅詩文集而唐陶山明府遂有重新桃花巷之事

瓦官寺金錢百萬畫賣維摩

蕭子雲書紙三十名傳百濟

銅舶以所畫維摩像及十大弟子十餘幢入張日本而倭國長旗將軍以柳絮般來乞畫

吳顧陸之五經董展鄭楊之三史莫不掩譽丹青馳聲翰墨或
思訓數月之功或道子一日之筆或十斛以易寸牋或百縑以
成一紙庶幾乎夏和一竿之竹西涼十錠之金矣秋室蒔花詩
廊坐月橫塘泛暑楞伽翫雪旣安市廛旋思山澤慕峨眉而追
陸通緬鹿門而隨龐德始不笑李衡之伉儷約種橘於武陵實
則羨高柔之倡隨終畝川而築室則重寓吳門之又四年也紅
柏山莊爲湖墅養魚南宋種花之地元詩人所謂歸錦橋邊停
舫子散花灘上結樓居者雲樂而誓之曰我之歌哭殆在是矣
以嘉慶十年九月養病杭州王子猷借宅而竹鄭康成借田而
耕其故事也是行也聽龍眠自寫山莊知伯時才爲畫累雲旣
拋槩而棄鉛予亦帶苫而擁耒傳蠶室不辭自污卞田居何妨
自穢魚隨名呼鳥就掌餵橘花避秦之雞大煙波志和之奴婢

順昌山裏不識熙寧武陵源中焉知晉魏或以爲山中宰相有樓可居或以爲白衣尚書無官則貴此孟光婦夫所由辭吳絕越再入瀟陵也明年屬予爲鴈蕩之遊狀天台之境語予曰春山如慶夏山如競秋山如病冬山如定子不詡夫詩仙我何爭乎畫聖師人不如造化遊山必有濟勝苟疾病之可禱何死生之有命我因子而投畚子因我而墮甑梨園一本黃梁一枕知萬歲鄉之封君能壽於武擔山之石鏡乎年三十有六卒之以梅爲聘以桃爲賸將慰遣我四十年文字功名之比興抑懲戒我十二年熨體畫眉之情性歟按古冀缺黔婁接輿萊子皆以妻賢全其隱名子髫幼習太史公縱橫之書弱冠學百家之藝喜婦人之集愛英雄之記前嫡室朱氏鑿心納劑束髮署髻勸樂羊以斷機勗李固以負笈雖越姬不免狐狸先驅毛玄徒

以蕭艾負氣卒之。邨超門下。尚無性命之憂。種放山中。猶有田園之地。此予所謂背坡面隍而不覆墜者。兩妻二十四年之助也。雲臨終之言曰。名大則攻才大則窮。余閱女史至阮修劉巖四十無妻。而王敦褚淵爲之更娶者。君其免乎。以某年月日殯於湖墅馬塍之散花樓下。嗚呼。非盤占夫妻何須合葬。是蒙雙男女何必重生。空呼臯嬭。人不將將軍魂招後死。徐悱我不見。二娘文祭銘曰。

臯亭之西秦亭之東。曰花馬塍。曰半道紅。伏勝之書。班彪之女。義成孝經。宣文論語。著書不勤。丹青則神如曹大家。如管夫人。三十二相。蕭梁鑄像。以供奉蕭統聖音大士尊像。此山中借隱一念因緣也。萬花樓中散花供養。桃花九品。梅花九命。以是因緣。有大士之龕。五雲之殯。

第五姨墓誌

古之善嫁女者。開一窗而自選。牽五絲而得紅媒。灼之言婚姻之賊也。共姬死。火貞姬死。水良史傷之。春秋所由罪彊委禽乎。子自金陵來山陰也。指青衣而識狀頭。舉車帷而呼小宋。姨獨語其姊曰。讀漢書乎。君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也。馬南郡女倫語翁聞之曰。讀晉書矣。段元妃不爲凡人妻。段季妃亦不爲庸人婦也。慕容段氏傳語姊皆笑而領之。越明年。子道天台。締七孺子而不婚聘。三夫人而未娶。見翁於會稽之東郭。不知嚴光之志在梅福也。樂廣之心在衛玠也。厲言諫予。使予還。范雲之翦刀辭王珉之團扇。曰。八篇典式。二女傳經。君之婦也。僕老矣。侯高嫁女。不與凡子杜衍。選婿無若舜欽。而時也。州郡之舉。以種暘爲孝廉。垂橐而來。入子園之婚館。蓋但知郗公徧覓東廂不

知玉璫誰爲繼室也詢於二介

時李三義枚沈四金燧爲介

日幡竿竹馬旣見許

於甘公布被練裳必鍾情於五女二君知趙晃擇妹意在九姨

崔浩求妻志存少女亦戲予曰翁若愛慕容之姊畢竟許爾雙

飛君能射寶氏之屏或者中其二雀及戒賓筵日奮衣登席喜

得延明坦腹登牀樂觀逸少謝月鏡戒王式之夜時惟仲冬裴

叔道媚夷甫之女行居第四先是時也簡婚鍾母愛在兵兒覓

婦裴家欲媒萬子翁不得不分季隄於趙衰輟小喬於公瑾非

其志也劉孝標之妹有三宋若昭之妹有五同時髻髮敢違祖

母之心一樣知書喜弄甄兄之筆此連稱不媵仲妹於宮聲伯

必嫁外妹於人者又鄭志也

時兄承祖母意而翁不能違

維時山陰夜雪朱百年

送婦天晴息媯無言賈大夫如臯不笑而予已一舟桃葉渡江

公車矣虎媒擇媳鳩鳥求娥錦瑟夜啼玉樓曉哭曰吾死必以

姊夫之文文吾寃也。明年偕兄姊葬翁松臺。亡人振萬其仲內
淫三月歸寧。一鳥姑惡。開輪而抱。嫪毒。瞬目而招。盛姬楚越。姬
禮義之身。班婕妤。奸修正之福。橫遭怨耦。殞陷貞魂。始而揮匣沃
盥。希圖怒我。懷羸旣而粉筆書扉。決不屍歸。陰氏縣令受賕。狂
夫追死。摸金之尉。初來淘沙之官。已諾發墓。而歸女柩。蕭至忠
旣已愚矣。劈拳而出手。玦斛律光。豈不痛哉。幸而嫺都童女。保
有真身。相如完人。昵歸全璧。薛瑤英。勝衣之骨。尚着龍綃。戈小
娥。紅玉之軀。依然處女。蓋其于歸。數月浴斛。覆牀散灰。扃戶。雖
嬰陶名。有賢雄許。郎實未牽裾也。不鑄金而合。聳食殘魚。而寧
死。姨之死。姊知之乎。嚮使胡兒咏雪。能如乃姊多才。崔妹登車
早。與女兒代嫁。安知多情。歐九不敢作小姨。舊壻之詩。亦何至
才辨女倫。不能爲阿妹。申情之賦哉。世無溷糞。涅麻而保其西。

施之潔者無敦治。孽麋而辱以南威之妹者。讀彩鳳隨鴉之句。
怨火冤霜。誦女師德象之篇。紅冰碧血。嗚乎火嘻。宋廟傳不至。
而捐身水逼。楚臺使無符而竟死。當年避雨。疑我爲安東貴人。
今日射麋。何處是崔君府裏。

虎邱山窆室誌

飛鳥之跡。蟬脫之殼。騰蛇之灰。神龍之角。名之於人。亦猶是乎。
盡綿上爲介。推田環會。稽爲范蠡。地身名不滅。亦何藉乎。一隴
之松。一棺之石。置塚要離墓旁。求葬西門豹側哉。憂竹帛之不
書。文章之不立。於是趙岐自爲壽藏。王樵預卜藁室。顏清臣自
作墓誌。杜子夏臨終刻石。繫可哀也。曇字仲瞿。一名良士。吳郡
由拳。杉青人也。私窺中秘。空洛陽市肆之書。學射十年。盡寇恂
淇園之竹。年數歲。祖瑩聖小之稱。張堪神童之目。凡將急就元
尚之篇。八法六技。史籀之錄。然糠滅漆。斷齏削竹。棄豕亡羊。忘
羹竊肉。滅油置燈。藏灰節燭。墮馬據鞍。穿牀升屋。異書借鈔。官
書竊讀。落燼晨明。警枕夜觸。讀道邊之碑。覆圍棋之局。如是多
年。而陸澄號爲書廚。李善稱爲書籠。旣而擎弓逐走。調矢射飛。

學大黃於飛衛師參連於由基七百里平秦之馬三十萬迷香之姬嫁女欲得以爲婿美人樂得以爲妻登牆而窺宋玉金枕而薦陳思聲色絃歌君情遊踐衣裳器服靈運奢侈而狂白三十萬之金盡矣上禹稽採禹穴登東山臨碣石經途三千行年二十而時也

先王羣玉之山謁者獻書之路麒麟天祿

蘭臺石室之秘華林總明仁壽文林之富靈威洞庭之藏委宛

天承之靈莫不準劉歆七略之名在王儉蓮花之府

求通文莊泰開四庫賜第陰

詳坊凡官本進書舊準總明表錄故事

予乃八年於次道春明之坊依溫公讀書之堂聚

卷爲樓積石爲倉晨抄海錄夜寫巾箱居王導之宅七年不出園抄陽城之書六年不出房夫然後翱翔金陵徘徊建業雨花臺城長千采石過河東而背亡篋登凌煙而補壁闕李賀睡地任昉腕脫賦入圍城詩叩銅鉢圍碁以四子一首靈運以百篇

半日書十吏而不辭作百函而竟得杜秀才之五題武德殿之
二刻庶幾乎曹子桓之上馬橫槊下馬賦詩傳修期之下馬露
布上馬殺賊不是過矣出馳駿馬入羅紅顏醉盡花柳賞窮江
山李白之在揚州也愛止邱壑性同鱗羽眷戀松雲輕迷人路
宗測之不樂於仕宦也姓不載登科記名不入翰林志青溪之
樓十三平山之橋廿四遜抗機雲聚巾書於鴛鴦之樓倚翠偎
紅掌教法於雙飛之寺居鸞峰蕭寺而往來信宿於隨園安園畫園之間陳季常戎裝駿馬細
女游山杜牧之紅粉狂言紫雲乞侍時或司徒妓宴洛陽之名
士皆來時或康海琵琶姓董之牽頭畢至方將以金焦北固爲
狂生之三山虹橋新亭爲酒人之牀第而乃機絲蠶簿僅有故
妻寵突風吹忽焉喪耦壻陶謙者豈止甘公相陳平者不徒許
負約七姓以婚姻感一人爲箕帚晏公愛女方見託於希文山

谷詩。文遂見選於師。厚王子敬山陰道上。郝鑒東牀。顧長康會稽山川。嵇含女酒恃以爲劉凝夫婦從此遊山。高柔賢妻終焉鄉里而孰知漢武帝元光初歲無端忽舉孝廉。唐高祖武德三年畢世不成進士也哉。舉應奉將帥才薦。龐參宰相器學則爲任彥昇五經筭博則爲李倉曹人物志或重崔沔以藝科或擠李戡以下第或欲以固毅典寶府文章或欲以令狐爲太原書記予方視諸石間如鷗鳥亦且望灞上軍如兒戲以是韓琦及第五色雲飛孟敏文名一顛墮地馬拊便面車驅塵尾郭丹之符未買終軍之繡已棄也夫邳惲耻以軍功取位崔圓媿以執戟受職嘉慶元年獷賊橫行殺函險澀時也問張耶之弓馬豈獨褚淵應勇士之詔書不徒師德子亦謂班超筆硯安事丈夫呂蒙從軍且探虎穴無如魏其客士軍門亦田寶之分翁歸全

才文武亦東西之別

贈郡王蕭伯賢和分統秦楚諸軍事

乃嘆蒯恩馬士徒事彎弓索

靖詩書焉能廟食且朱雲之劍請上方少游之車乘下澤此杜

少陵東下姑蘇南尋禹穴職有由歟田千秋之一言阮千里之

三語頭痛讀陳琳焚山召阮瑀居吳三年有遺我書者曰舍捷

徑之仕途棄終南之佳處乃韋忠辭司空之聘義方觸宰相之

怒乎予報曰晉有殷浩漢有樊英謝萬眩曜房琯虛名播流者

許靖浮稱溢美者葛瞻令聲日者秦楚之事連營七百里犄角

十三城誤國一人沈田子還朝單馬段中兵

賊寇渡漢河遂至蔓延四省

予安能

望塵而知馬步嗅地而識軍情今日之一隻簾鉤且畱杜甫他

日之兩杯殘炙誰救陰鏗吳中士大夫將為九老之會

司寇蘭泉親官詹辛

檜鏐大昕侍講夢樓文治雪秋觀絮趙翼東浦方伯陳奉滋藹若觀蔡宋思仁立崖司馬蔣業壽許穆堂隨園卒待工侍師歸也

值子買蔣氏山園

築懷杜之閣崇香山之祀祠石湖之堂移仰蘇之址聚吳下歌

姬居東南名士絲竹醉於洞庭燈船照於虎市高流朝客妓酒

分朋惱亂司空蘇州刺史

聊城任太守曉林葺治園林樓船燈火賓客飲食之費五年中凡數巨萬

方是時也

志和自號煙波叟之將以樂死矣豈期銅山未塌方聽鐸而知

風杯酒纔乾乃聞雷而失箸都憲吳公賈鍊座師和凝舉主

詔書初讀手戰桓溫司馬行軍忽薦韓愈笑孤延之敢戰霹靂

鬚燒啞太初之視書雄雷破柱細君未嫁於烏孫狂生幾死於

黃祖幸而孫權席上衆救虞翻嚴武幕中不驚杜甫也歟遂乃

陟琅琊泛登州遵黃腫上之呆避楊球路上之刀中耶亡命受

王彪漆匠之嚇臺使筮篋冒巨浪犯陽侯循扶餘之故道臨薩

摩之舊洲漢武秦王之跡浮沮下瀨之舟颶母吹時魚龍出沒

寅賓出處蚌蛤翔浮斯時也視楊右相之冰山身經苦海入張

昌宗之海市親見蜃樓誠盧生之所不到徐福之所未遊也已

既而陸贄衡文不收韓愈劉幾程試又黜歐修或以爲策是天
人何用仲舒敢諫或以爲文如枚馬豈容方朔俳優減食忘餐

楊子雲之愛士楊解卷詹事辛酉舍校以字名不入榜聞中三日不飯號啕痛哭衛洗馬之風流王

聞中那東蘭洗馬以子名又不始以爲鄭元逃生纔避馬融之禮樂忽不

登榜出蘭抱子大哭皆薦師也料服虔改姓又遭崔烈之春秋狂不似乎孔融偏逢路粹才不

同乎曹操亦忌楊修然後知賈誼之見薦吳公盛恩可感翟璜

之力欺孫懿陰沮堪憂梁武帝所謂恨我詞人數窮百六者乎

昔富人齎十萬錢而不得附名於子雲之法言豪士遺五百金

而不能載姓於穆修之廟記今則以不須由竇之文章爲不肯

梯媒之游戲宜其龔寬劉白寫昭君爲醜人馮宿龐嚴屏劉蕡

於落第此芻狗之科名無害我畸人之文字也杜光庭萬言不

中再隱青城蔡中郎十有二年重居吳市於是奴婢一船家山

萬里張志和之浮家泛宅林君復之梅妻鶴子居吳三年又有
遺我書者曰妻必妃而儷織女何福能消學鮑宣而慕梁鴻君
才太似子安能以八百彭錢之壽爲三萬蜜香之紙也復棄臯
橋舍春杵問康成而借田向東山而乞墅擲果一車種桃萬樹
於杭之散花灘爲隱人也喟然而歎曰伊尹區田之法不行於
今二千年矣闢土藝粟盡地利之宜管仲不如甯戚躬執耒耜
開播琴之法孔明不如鄧艾仲尼之體不勤后稷之功最大力
畦畯手灌漑畝收一鍾粟支二載將告之行省而無人謂獻之
朝廷而未暇呼亥章召許邁四十九盤之鴈蕩遊身地中萬
八千丈之台山舉頭天外火種刀耕梯田水磴李惺地力之書
宗測遊山之帶方悟劉晏爲錢流纔笑陳湯爲丐貸乃漆園之
缶又鼓而少伯之舟又敗也嗚呼開氣鍾於婦人鍾情在於吾

輦滄海巫山之句何處招魂金釵沾酒之詩心傷舊配而子年四十有四矣飛鳥夫妻盤龍父子再泊秦郵重遊燕市遮視河使者而說之曰河與運不如是治也昔平當以明禹貢爲河堤劉向以治尚書爲水尉一湖洪水梁天監之下流四閘分流靳總河之急淚幕本下才人無上計爲今之策移淮堰於上游塞洪河爲水櫃雲梯溝爲屯田倭銅鑄爲大幣收三十年佔佃以足河兵劃六百里淤河以爲井地不塞馬港之新河直敞開山之下勢富國則斥鹵盡變爲膏腴彊兵則人夫悉編爲戰隊特牛草馬散沔萊以孳生臥柳禿楊遍河隄而樹莢上新例者十條陳蠹國者四弊歷行臺宰相尚書皆知爲一勞永逸之計而未能行也子惟一子曰善才者從學淮南亦知讀盤庚三誓之書下鄭監流民之涕告之曰太史公年二十南游江淮北涉汝

泗兒其時矣有廿一朝史傳於胸中無一萬里山川於脚底如
視黃河不知地理東坡曰惟有王城最堪隱子再觀書於燕肆
平時也巫誣仲舒巫亡而仲舒不亡僧咒傳奕僧死而傳奕不
死作蘆簾之謠雪籬條之耻而譏人尸於柴市於是張祿變名
辛文改姓少年謂子曰君以杜默之英雄而不成進士文其不
善戰乎予笑而領曰參軍屋漏來諸侯壁上觀自乙卯迄甲戌
策試十科文成八卷爲陳湯作稿誰識兒寬與潘勗爲辭衆知
王粲疑盧郢者謂徐鉉之文讀黃樓者猜子瞻之翰佛骨之表
馮宿捉刀常何之奏馬周握管沈約之詩或間借於謝謨韓愈
之集或託傳於李漢餘錦潤於邱遲陞殘噓於皇侃是以劉向
作新序而王尊無名魏徵作隋書而王通無傳也孔子謂子路
曰嫁則不嫁矣已嫁過半矣昔唐張鷟崔融陽嶠員半千陸元

方皆入試入科皆入中予於文亦庶無憾乎後漢寇榮傳曰榮性矜潔於人少與以此見害於世流離奔竄予之謂耶初乾隆六十年王以錡榜發 太上皇帝以臺官奏劾 命

御前進卷別選一榜曇名與焉而時東臯師闔門待罪伯相公伏蒲請 恩勝乃如舊及嘉慶六年見閣學禮侍戴座師

東山使署謂

今皇帝四年普

諭軍機若王曇來京會

試朕欲親見其人汝見吾家尚書乞其奏請而知貢舉副都陳公嗣龍以爲不必對簿汝名登榜我當奏 聞此曇所謂夢

天難舐捧日難升

聖恩太厚臣罪太深也乙丑大庾中堂

戴文端主禮試入闈之日又預告十八分校今歲浙貢王曇若不呈薦我當拆名奏中而予以旣隱吳門不復偕計梁公舉士急薦柬之宰相糊名獨求張說呂蒙正之囊中冊子並非私人

施師默之夾袋人名徒勞相國方知鄭虔命運數已定於相如李薦文章情不通於蘇軾也倭道人者居虎坊五道神廟年二百餘歲矣蘇門再到見阮籍之真人汲郡重來遇嵇康之道士昔孫思邈識太白於酒家李淳風知七星於西市目予而笑曰釋爾矜情去爾驕氣子奈何仙佛爲因緣必欲以功名爲遊戲予曰僕來挑縣官令長才也不行區田民無食計不治黃河民無燥地懷兩事之飢溺心甘年之經濟葛洪勾漏志不在乎丹砂王喬鄴令意不矜乎飛屐師啞然笑曰一身仙骨誰似楊收十年宰相何如李泌子不鑑墮落仙緣之夏竦乃甘作見笑麻姑之盧杞乎予悚然懼曰是亦不可以已乎告子曰爾實善乎文章予不期以科第清流不爲步兵而阮籍醉之名士不爲主簿而孫寶祭之我爲子準告緡於司農丐一官爲縣吏他日父

老家貧兒不擇官而仕焉可也。疇昔之日歲在作噩。潘岳閒居。揚雄寂寞。東發軔於榆關。西停驂於劔閣。經秦晉之故墟。悲漢唐而著作於沔南之定軍山止也。李固曰。周觀天下。惟不見益州耳。王右軍亦曰。願遊蜀都。登岷嶺。峨眉。惜不遂其志。爾時惟甲戌。至於大梁。汴水滔天。飢荒死傷。滑臺兵火。人民流亡。曹丕感癘疫而作典論。摯虞憂餓死而別文章。舊年邗上人傳我死者得輓詩焉。山松尚生道上。已殯歌滿口。張湛未死齋前。已墓木成行。予今年四十五歲矣。倘或六十度刀重徵。別駕七旬布被。竟舉賢良。則不望史晨之後。碑重書孔廟亦或有趙雲之別傳。再刻堂皇。嗚呼。誓墓義之官情。遂絕告靈何偃。不仕何妨。愛我者謂杜當陽之俠遊。少違人望。哀我者知孫興公之穢行。老不荒唐。所著有詩文集如千卷。西夏書如千卷。讀竺貫華如千

卷鴻範五事官人書如千卷歷代神史如千卷居今稽古之錄如千卷隨園金石考如千卷繙帙集如千卷魚龍變傳奇遼蕭皇后十香傳奇如千卷或寄之人家或付之塗炭或未足殘編或尚存斷簡昔桓譚作新論未成班固足之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董襲譔之他日我子著書循我例而纂焉可也嗚呼摯仲治文書蕩盡杜鄴流離庾子嵩家財萬千隨人取散太史公曰世言蘇秦異異事皆附蘇秦班孟堅曰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予少嗜禪宗長耽立學不知我者或以爲學如孫吳博如管郭吾恐謝胡兒不識何人漫作王堪之傳也銘曰

讀書而有益於身者爲理義讀書而有益於人民者爲經濟學王夷甫者事廢學王介甫者人廢以予周視一萬里之疾苦四千年之利弊而不得宰一縣官之地爲賢良作循吏以吾爲羅

隱方干。吾亦視文字功名如敝屣。有十八篇論議。畱以爲後世生民之利。

古之自爲墓誌者。唐則王績傳奕裴度杜牧顏蕘辛秘白樂天李栖筠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顏真卿也。朱翌曰。生前作誌。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也。亦可蘇子瞻謂秦少游曰。某在僭耳。亦常自爲墓誌。大抵憂讒負譏。死又誰爲之論列哉。若陶宏景告逝文。陶元亮顏魯公自爲祭文。秦少游自作挽詞。徒事解嘲。無關臧否也。吳范孝敬。自爲長室姚秦梁國兒作壽塚。攜妻妾入塚。讌飲則又立意好奇。又不逮趙岐司空圖之壽藏矣。若曰寂居穴曰復真堂曰永息庵者。我無取乎爾也。

鴛鴦塚刻石爲唐峨山宰公作

孔雀無詩。鴛鴦有牒。何北福高達姑。同時縊死。事同紫玉。無礙
網常情。類韓憑不關名教。比逃天之太白。曷曾欺犯帝孫。律奔
月之嫦娥。豈便斷歸后羿。仁同一負商陵子。實是義夫。誓不二
天。魯次室豈非貞女。嫁厮養而不愿。義異於邯鄲才人。棄母命
而弗從。禮本於廬江小吏。本縣體仲尼之例。得情則矜。上司懲
周禮之文。此奔必禁何也。前者檄同四鄰。讞彼兩造。牆頭着棘。
絕少狐行。門上安關。略無灰跡。相廬家少婦之梁。卽橋下尾生。
之柱。生死關只隔一垣。東西李原非同宅。以致一條。歎帶雙纓。
其命之禽。兩座情樓合作同功之繭。於時擁雌雄之樹。鄭櫻桃
尚似同根。捧夫婦之花。郭芍藥猶然兩朶。騎來竹馬。小小長干。
生是窮家。同年總角。街臨十字。人疑佛國。門樓路接三义家。近

飛龍藥店日則呼郎白帽門前隔谷之歌夜則抱被黃昏牆外
圍人之戲闌河有鵲何拘七日纔來刲羊無益豈但十年不字
如魚合隊似鳥同林慕容冲之姊弟未必胞生木蘭女之雌雄
居然火伴蓋以爲明月長生青天不老者也豈期勿慈烏母另
安鸞壻之牀不好鳩媒別掉墓門之斧明知蕭史近在樓頭暗
配羅敷謀之桑下黃瓜小草死不願五馬使君螢火身單心勿
愛縣官公子無如出門庚帖已成渡海飛書入戶冰人忽化經
天大鵲何兆福殺荷斷藕之日西鄰責言高大姑踏地喚天之
時東窗事發其時也銅梁玉壘已驚蜀道之難金枕銀環又值
丁娘之索黃禾羸馬無錢則畫地而賒石闕棲牀有背則圖天
而誓妾非遊子敢做飛花郎豈狂夫甘爲浪水惟是望漁陽於
門限牆上難趣指海水於西洲公河莫渡與其吞席中蔽膝短

線難縫。孰若叩肘後。香囊長繩竟繫生。而有鬼終爲子夜之夫。
嫁則隨蝦不願龍王之婿。懸策走馬生可無情入地梳頭死寧。
無計蘇伯玉盤中之字。寫滿裙欄。郭紹蘭寄外之書。藏諸衣帶。
於是郎呼起起同懸。蘇季之梁妾。叫荷荷雨。縊莫敖之谷。此理
官之所哀。矜劉向之所必錄者也。乃有狗曲迂儒人倫腐叟。謂
彼季女乃無父母之言。懲此童郎絕乏婚姻之禮。豈知東家食
而西家宿。不問爲淫如其子。哲美而子南。夫曷傷爲節。良姻自
擇。宋司徒亦聽女郎嘉偶。自求徐吾犯。亦從乃妹。若謂地皇兄
弟。若箇行媒。天姥夫翁何人作伐。則上古無士昏之禮。葛天定
作鰥夫。太初無媒氏之書。媧皇亦成怨女。此豈通談必非名論
也已。本縣官非月老司民間合姓之文職。等調人安地下呼天
之鬼。仲卿不死焉。知男兒可憐。碧玉有夫寧識女生苦。相日者

踏搖娘子戶歌何滿之詞播諾郎兒人望比肩之里呼發邱之
郎將藏此杉棺召復土之將軍封其馬鬣竹郎有廟生不成雙
木客無家死須同穴華山畿之古塚雲陽尚存祝英臺之舊墳
明州猶在仿彼故事葬汝於西子湖頭依此前聞附爾於鳳凰
山下今日過青溪小姑之水山響棖棖他年經漁山神女之祠
花竿子子相思兩樹多畱蝴蝶之魂野土千年永變鴛鴦之瓦
再來天上爲生神墮地之男重到人間作長命西河之女